

想起连队的“摇把子”

张国领

现在谁要问我,中国最普及的东西是什么?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,是手机。20多年前手机还是一个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,转眼间,它已从“贵族”沦落为寻常百姓人手一部的日常通讯工具了。我个人打电话、装电话、买手机、换手机的经历,就像一段与时俱进的历史缩影,记录着时代发展的轨迹。

我生长在河南的一个小山村,是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入伍从军的,入伍之前没有见过电话。记得我今生打的第一个电话,是在39年前的冬天,即我入伍的第一年。我当时是连队业余报道员,那天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报道线索,要向团部的新闻干事汇报。我们连队驻守在皖西一个偏远的乡村里,距团部几百里路程,电话是唯一的联系方式。

那时连队唯一的一部电话机是黑色“摇把子”,打电话之前要攒足了劲儿,一手按着话筒,一手用力摇把,摇过一阵之后拿起话筒,这样才能接通团部总机。排长听我说没打过电话,就把我带到电话机旁,抱着把子摇了起来。看得出他打电话也不轻松,好不容易找到了接电话的人,他把话筒往我面前一递说:说吧,拣主要的。我把

话筒从他手里接过来,紧扣在耳朵上就大声说了起来,正说得有劲儿的时候,排长说“拿反了”,我这才发现,自己把话筒拿颠倒了。我不知用了多大的劲儿去抓那话筒,只记得通完话之后,我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。

入伍的第二年,我因新闻报道成绩突出,被调到团部工作,打电话成了每天的寻常事,随着电话机的改进,“摇把子”也换成了拨号机。

1992年夏天,父亲来信说母亲病了,我急忙回老家看望,假期快到时,母亲的病情恶化,我想把情况向部队领导汇报,请求延长假期。可在我1000多人的大村子,竟没有找到一部电话,最后是徒步8公里到一座私人煤矿上打的电话。

那件事对我是个不小的刺激,送走母亲回到部队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装个电话。当时合肥市装电话要交2600元,我的工资只有200多元,但我还是狠心交了费。交完费只是拿到了一个号头,电话安装也需要排队。哪想这一排就是5个月没有消息,没等上装电话,我却接到了调往河南总队的命令。带着没装上电话的遗憾,我调离了合肥。

举家迁到郑州后,开始租住在一处民房里,单位为了找我方便,给我配了一部数字寻呼机,谁呼我的时候,寻呼机上面就显示一串号码,我就穿过一条长长的巷子,到一家小卖部里借电话给他们回话,遇到晚上有人呼我,可就遭了老罪,巷子里没路灯,坑坑洼洼,污水横流,但为了不误大事,每次我都坚持回话。

1996年调到北京工作,那时候社会上已有不少人使用手机,但我觉得办公室和家里都有了电话,手机就是多余的。哪知这想法只坚守了三年,三年后的春天,我到四川凉山州一个少数民族乡村采访,到达的第二天,有人传话说,我爱人打电话到成都找我,因女儿考高中报志愿的事,让我务必给家里回个电话。孩子的事不敢怠慢,可同行的十多个人都没有手机,当地领导看我非常着急,就开车赶了70公里的山路,把我送到一个小镇上打电话。

从连队的“摇把子”,到现在我手中的智能手机,这40年时间,通讯工具更新换代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,我换了几部手机已记不清了,只知道每换一次手机,手机的功能都有所增加,手机的通话质量都有所改进。现在每天晚上我都用手机和远在河南老家、已是86岁高龄的老父亲通话。在相隔千里聊着家常的时候,偶尔也会想起第一次在连队打电话时用过的黑色“摇把子”,心中更增添了作为一名祖国改革开放亲历者的自豪感。

银丝卷

西 坡

同样是北京著名小吃,银丝卷相比茯苓饼冷僻一些;对南方人来说,尤其陌生。

其实,它就“生活”在我们身边,只不过你没留意,或很少有人提起,以至于不知道该去哪里吃、哪里买。

对银丝卷,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你听得懂并且不太啰嗦的语言来作准确的概括,老实说,“废娘”照样说不清。

不得不承认,民间有高手。在我冥思苦想的时候,内谁,已把银丝卷是怎么回事一下子说明白了——馒头里夹面条。

以前老外百思不得其解汤圆里的馅是如何跑进去的,有人把裹汤圆的过程给他看,不就结了吗?同样的,把馒头怎样夹面条的步骤一条一条呈现出来,再傻的人也看懂三分了吧。

银丝卷理论上要经过十几道工序:揉面、润面、出条、刷油、切段、糅合、擀面、绾丝、翻折、包紧、蒸制、切块、码盘等。可惜,这些名词总嫌太概念化,读者还是一头雾水,所以必须作非常具体的分解——把一小块发酵、揉匀后的面团揪扁,擀平,切丝;取其中一部分丝放到另一块擀好的面饼上面;将丝卷起来即可;旺火足汽蒸制(记得中途不能揭盖,才能蒸得饱满);用手轻搓几下蒸好的银丝卷,使馅丝之间形成空隙,达到蓬松柔软的目的。

从银丝卷的横截面看,它就像一根粗电线的表皮里包着好几十根小电线。

世界上的事,无非“简单”和“复杂”两道。一般来说,外行会把“简单”的事“复杂”化;内行则会把“复杂”的事“简单”化。

据说,南宋时,老百姓为避战乱,情急之下,把家中剩余的面条切断,将它们像馒头一样包卷起来,成就了银丝卷。

明明是可以变出许多花样的面条,却被粗暴处理,化为纯粹的馒头,还美其名曰银丝馍、金银馍。这是“复杂”变“简单”的案例。

另一个传说,银丝卷曾是慈禧太后的“豪华早餐”之一。在饮食上老佛爷一贯喜欢删繁就简,“绿豆芽塞肉”这道菜,是她的心头好。老北京著名文史学家周简段先生告诉我们:当年北京西单曲园饭店的出版计划。至此,一次老兵们随性自发的活动,一下子变得很正式很庄重。

今年6月中旬,群里出现了一则预告:

《青春献海防》一书的发行仪式将在舟山市举行,邀请参与撰写的所有作者出席。果然是有始有终,这个群俨然如一支突击队。老战友们接到通知后都赶去了,原舟嵊要塞区的首长、宁波出版社的领导也被请到了会场,仪式举行得十分成功。我因为有事而没赶去,但群里的“直播”同样看得我热血沸腾……

今年6月中旬,群里出现了一则预告:《青春献海防》一书的发行仪式将在舟山市举行,邀请参与撰写的所有作者出席。果然是有始有终,这个群俨然如一支突击队。老战友们接到通知后都赶去了,原舟嵊要塞区的首长、宁波出版社的领导也被请到了会场,仪式举行得十分成功。我因为有事而没赶去,但群里的“直播”同样看得我热血沸腾……

今年6月中旬,群里出现了一则预告:《青春献海防》一书的发行仪式将在舟山市举行,邀请参与撰写的所有作者出席。果然是有始有终,这个群俨然如一支突击队。老战友们接到通知后都赶去了,原舟嵊要塞区的首长、宁波出版社的领导也被请到了会场,仪式举行得十分成功。我因为有事而没赶去,但群里的“直播”同样看得我热血沸腾……

今年6月中旬,群里出现了一则预告:

《青春献海防》一书的发行仪式将在舟山市举行,邀请参与撰写的所有作者出席。果然是有始有终,这个群俨然如一支突击队。老战友们接到通知后都赶去了,原舟嵊要塞区的首长、宁波出版社的领导也被请到了会场,仪式举行得十分成功。我因为有事而没赶去,但群里的“直播”同样看得我热血沸腾……

今年6月中旬,群里出现了一则预告:

</